

金凤凰

麦熟杏黄,正是青山披翠、鸟语花香的醉人季节。放眼望去,满山遍野的青松翠柏郁郁葱葱,随风起浪。半人多高的茅草丛中,夹杂着许多叫不上名的野花,姹紫嫣红,五彩缤纷,令人感到心旷神怡。

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铃铛声,柴二狗牵着一头大青骡,小心翼翼地走下一段青石板路,把缰绳递给骑在骡背上的张凤仙,笑嘻嘻地说:“凤姐,到好路上咧,你放心大胆往前走,我给你唱支山歌。”

骑在骡背上的张凤仙快活极了,她为堂弟柴二狗在娘家张家坪介绍了一个对象,今儿个是相亲之日,男女双方一见钟情,谈话不到半小时,便眉目传情,要不是有人在场,没准儿俩人早就搂抱在一起乱咬乱啃上了。如今的年轻人,感情投入快得像闪电,这桩亲事自然是一拍即合,当下就说好了订婚的日子。男女双方对媒人感恩戴德,好话说了几大筐,从不喝酒的张凤仙,也被软磨硬缠地灌了两大杯啤酒,终因不胜酒力,在她母亲的窑洞里睡了两个多小时,直到此刻,头还有些发晕。她也斜了柴二狗一眼,嗔骂道:“唱你娘个腿!设着法儿把老娘灌醉,你俩方便多了是不是?老实交代,亲嘴了没有?”

柴二狗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壮小伙儿,中等个头,长相身材都和堂兄柴俊虎有些相像。俊朗中显露着几分顽皮,爱说爱笑爱开玩笑爱出洋相,人称“活宝”,伙伴们都叫他“赖狗”。听到堂嫂的问话,柴二狗扮了个鬼脸,嬉皮笑脸地挤眉弄眼,油腔滑调地唱起了电影《红高粱》的插曲:

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,
往前走,莫回呀头,
通天的大道,
九千九百九十九……

张凤仙随手从崖壁上掰下来一块土疙瘩,“砰”的一声砸在二狗的脑袋上,笑骂道:“一股子流氓味,回家去唱给你妈听!”说罢咯咯地笑着,用缰绳在大青骡屁股上抽了一下,大青骡“嘚嘚嘚”地向前跑去,张凤仙吓得花容失色,连声叫着:“二狗!二狗……”

到了这个年代,尽管青龙川交通不如山外那么方便,但也早已告别了以驴代步的历史,村民们走亲访友不是骑摩托就是坐三轮,川道的村庄,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自行车。这儿有个流传下来的老规程,男女双方在结婚之前,必须请媒人骑鞍鞴鲜亮的骡马,最不济的也要骑毛驴。张凤仙坐过各种型号的汽车,还会驾驶 80 型摩

托,可骑大青骡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。大青骡不比摩托,有油门有刹车的可以随意控制。凤凰坪在山脚下,张家坪在山头上,一上一下十多里,去时是上坡路,大青骡缓步而上,自然是无惊无险。回来是下坡路,刚开始由二狗牵着缰绳,一颠一颠的,使张凤仙感到既新鲜又体面。大青骡这么一跑,把张凤仙吓得可不轻。

柴二狗自小放过羊放过牛,也赶过脚,调理牲口是一把好手,他大喊一声“吁—”,大青骡就停住了。张凤仙惊魂甫定,双手紧紧抱住鞍梁,一动也不敢动。柴二狗从张凤仙手中接过缰绳,把张凤仙扶端坐正,趁机在张凤仙的大腿上捏了一把。这几年,人们受电视、电影、录像以及报纸书刊的熏陶,思想解放多了,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之间说些脏话、粗话、酸话和开一些恶作剧的玩笑,已是司空见惯,张凤仙自然也不在乎柴二狗捏一下抱一下的。她略略定下心来,冲着柴二狗娇叱道:“笑!笑你娘个屁!把骡子牵好,要不我就不骑咧!”

柴二狗笑嘻嘻地说:“凤姐,你不愿意骑骡子,我背你走。”

张凤仙瞪了柴二狗一眼,嗔骂道:“回家背你妈去!”

柴二狗做了个要搂抱张凤仙的假动作,张凤仙扬了扬巴掌,二狗哈哈一笑,牵着大青骡一边向前走,一边由衷地说:“凤仙姐,你长得真美啊,俺虎哥真是好福气。兰花能有你一半好,我心甘情愿一辈子把她当神仙敬着!”兰花是他今天刚确定关系的对象。

张凤仙是张家坪老支书张平安的独生女,是青龙川一只引人注目的金凤凰,从小就出名叫响,为啥呢?就因为她生得俊,长得俏,一张瓜子脸,白里透着红,丰腴的两腮两个酒窝儿,又圆又深,一双丹凤眼,犹如一潭秋水,清明黑亮,那眉眼,那鼻子,那小嘴,整体搭配得那么恰到好处那么精致。饱满的胸部,纤细的柳腰,修长的秀腿,千娇百媚。站着惹眼,走过撩人,回头率绝对是百分百。张凤仙到底长得有多好?二狗们编出一段顺口溜来,成了青龙渡周围不公开的流行歌曲。顺口溜用的是陕北民歌《青线线,蓝线线》的曲调儿,头两段是这么唱的:

张凤仙那个张凤仙,
真是美天仙,
脸如桃花眼如水呀腰细屁股圆。
看一眼那个看两眼,
还想看三眼,
越看心里越像扇子把呀把火扇……

再后边那词儿自然而然的是一些粗话,酸话,说得出口,也入得耳,但写不上纸。

定亲好似小登科,柴二狗高兴得直想翻跟头,他嘴里哼着赞美张凤仙的曲儿,脑海里却老是想着兰花。张兰花是张凤仙一个出了五服的堂妹,她虽然远没张凤仙那么美艳,那么光彩照人,可也颇有几分姿色,具有一种独特风韵。脸形多多少少和张

凤仙有些相像，比张凤仙富态，黑里透红的脸盘上，总是绽着纯真的笑意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喜欢直勾勾地看人，柴二狗迎着兰花的目光，心里陶醉了好几回。兰花个头不高，胖胖墩墩的很丰满，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青春气息。特别是那对圆鼓鼓的乳房，把粉红色的衫子顶得老高老高，一走一动一闪一颤的，从开得很低的领口望下去，活脱脱的两只小白兔，吸引得柴二狗魂不守舍，心猿意马地胡思乱想。

张凤仙是头一回为人说媒拉纤，没想到竟这般容易，如此顺利。旗开得胜和被人奉承、高看的喜悦，使她的虚荣心获得了很大的满足。早知这样，何必推三阻四地延误到今天呢？要是早些听了丈夫的话，说不定柴二狗和兰花早就拜堂成了亲，自己也早就披红挂花坐花轿地风光过一回。

平地坐轿车，山道骑骡马，各有各的感受，各有各的趣味。大青骡身高体壮得像个庞然大物，却善解人意十分温顺，步履稳健，宽厚的身背犹如平坦的舢板，既安全又舒坦。张凤仙居高临下，美目四盼，大有一种跨马游街之感，特有的虚荣心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。这位被誉为“金凤凰”的青龙山第一美人 and 凤凰坪的第一夫人，在趾高气扬之际，又一次想入非非，觉得漫山遍野的花草树木都在向她躬身致意，盘旋啼鸣的飞鸟蜂蝶在向她献媚问好。张凤仙的父亲张平安是张家岭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，她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心头肉，嫁给柴俊虎后，更是被娇惯得像个公主，啥事都得由着她的性子。她爱打扮爱出风头更爱占小便宜，无论是谁送啥礼物她都敢收，能办了和办不了的事都敢拍着胸脯满口应承，她只认钱财只听奉承话，根本不考虑违法不违法违纪不违纪，更不顾及柴俊虎的威信和脸面。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，笨蛋才犯傻呢！狗剩媳妇一连生了两个女儿，三天两头请张凤仙帮忙，硬是把一套十分漂亮的套裙和一千元钱塞给了张凤仙，张凤仙硬是逼着丈夫从县计生委糊弄了一张准生证。村里谁想申请庄基地，只要张凤仙应了口，瓮中捉鳖，十拿九稳。无论多难办的事，张凤仙总会想方设法办得让人心满意足。其实，张凤仙办的很多事柴俊虎都不知道。年轻的村主任曾因舍己救人勇斗歹徒而闻名遐迩，既是乡党委委员又是县人大代表，乡上县里的熟人多得是，认得柴俊虎能不认识大美人张凤仙？张凤仙打着丈夫的旗号办事，能不大开绿灯能不给面子？张凤仙不是妇女主任，但是妇女主任的职权都让她越俎代庖了，妇女主任刘凤珍成了摆设，直骂张凤仙是搅乱朝纲的姐已是狐狸精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因为嫉恨张凤仙，也就嫉恨上了柴俊虎。“四人帮”的一番运作，导致了柴俊虎被罢免的风波。星移斗转，张凤仙成了凤凰坪的“夜郎国王”。为了能鹤立鸡群高人一头，张凤仙申请了一块庄基地，逼着丈夫实现婚前诺言，建起了一座与众不同的“柴家大院”。张凤仙心想事成，春风得意，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为丈夫也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，这颗定时炸弹被引爆之后，不仅使柴俊虎中弹落马，更使她这只自命不凡的金凤凰折翅断魂，最后不得不在汹涌澎湃的青龙渡里香消玉殒。

柴二狗是柴俊虎的叔伯兄弟，因为父亡母残，家境不好，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，成了地地道道的小农民。柴二狗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火暴脾气，爱打抱不平，为人办事泥水不避，风雨无阻，从小就是孩子王。柴俊虎当了村长以后，让柴二狗当了民兵排长和治保主任，是柴俊虎的一员得力干将。二十大几的小伙子，身体壮得像头牛，精力特别旺盛，有空就往录像馆里钻，常常是夜不归宿，害得他那半哑的母亲心急如焚，黑灯瞎火地到处找儿子，有一次险些跌入深沟。无论从哪方面讲，柴俊虎都应该关心这位堂弟，可他是一村之长，整天忙得晕头转向，也不便去为人说媒拉纤，就委托爱人张凤仙为柴二狗物色一个对象。张凤仙瞅着得意忘形的柴二狗，故作正经地问：“二狗，想不想早点结婚？”

柴二狗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想啊，越快越好嘛，如今是改革年代，啥都讲个快速，连火车都要提速呢，咱也得紧跟形势。”

张凤仙说：“那你就给我叩三个响头，我保证今年以内让你和兰花拜堂成亲。”

柴二狗嬉皮笑脸地说：“那我保证明年以内生个胖娃娃！”

张凤仙啐了一口，笑骂二狗不要脸，柴二狗故作神秘地压低嗓门说：“凤姐，你给我传授传授经验，新婚第一夜咋个和新娘子上床？”

张凤仙咯咯地笑着，也故作神秘地弯下身悄声说：“那还不简单呀，你多留点神，看你家那条母狗咋个和公狗来，你和兰花就咋个来就行了呗！”

柴二狗双手抹脸，怪模怪样地学了两声狗叫，惹得张凤仙笑出了眼泪。

说说笑笑，十多里山路不觉长，拐个弯儿，走入沟口，来到了青龙渡，再穿过一片柳树林子，便来到了凤凰坪村口。农历五月的天气，日头火辣辣地挂在空中，烤得大地热热燥燥的，散发着一片热气。满街满巷见不到一个人影，家家门上都挂着大铁锁。水渠旁边的树荫草丛中，躺着几头肥猪和吐着鲜红舌头的狗，三五成群的公鸡、母鸡自由自在地在觅食，对擦身而过的一头大青骡子和两个大活人熟视无睹。张凤仙跳下骡背，以手做梳理理那头并不显乱的披肩发，美目四顾流盼，见满街满巷悄然无声，心知肚明是咋回事，小嘴一撇不屑一顾地冷嘲热讽：“连狗大个人都看着不着，得是提防日本鬼子大扫荡，上天入地打地道战去咧！”

柴二狗是个马虎惯了的马大哈，根本就没把今天的村民大会往心上放。他把大青骡的鞍子卸下来，很在行地让大青骡就地打了几个滚，慢条斯理地把大青骡拴在大槐树上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娘希匹，平白无故的开啥尿选举会！谁他妈的咸吃萝卜淡操心，偷偷摸摸写黑状乱咬，查出来老子非让他断条胳膊坏条腿！凤姐你是王母娘娘吃蟠桃，稳坐稳吃放一百八十条心，我和水生、卫东几个人给大家都打过招呼咧，不管他乡上县上是啥意思，凤凰坪的村主任还得是俺虎哥当！凤姐，你知道那些举报材料都是谁写的吗？”

张凤仙忙问：“是谁？”

柴二狗说：“就是咱们村的‘四人帮’啊，是妇女主任刘凤珍和麻子老三领头煽风点火，有人看见他们经常在一起开黑会。哪天要是让我给堵住咧，非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张凤仙撇撇嘴，不屑一顾地说：“麻子老三想当村主任，那得看他家祖坟冒青烟了没有。刘凤珍算老几？给老娘系鞋带都不够格！”

正说着，高音喇叭传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，紧接着是一个鼻音很重的声音：“静一静，吭，静一静，吭，按照刚才讲的，现在开始投票，各监票员注意，吭……”

这是老支书田根年那人人都听惯了的声音。柴二狗自鸣得意地说：“听，还是老支书主持会议，大水冲不了龙王庙，有龙王爷坐镇，鱼兵虾将能翻起啥尿大浪！”

张凤仙轻轻哼了一声，掏出小手帕在她那并没有汗珠的俏脸上拭了拭，抬头挺胸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村委会大院走去。她根本不相信那些平常点头哈腰的山野乡民，敢在她眼皮下动刀动斧地要砍掉柴俊虎这棵参天大树！张凤仙一改往日那种婷婷袅袅的身态，故意大踏步地冲进会场，那双闪闪发光的高跟鞋在她脚下发出一阵声响，她要敲山震虎，要起到一鸟入林百鸟压声的作用。

鳳凰落架

鳳凰坪西瀕青龙渡，背靠青龙山，川道从村东绕村而过，村民居住比较分散，山脚，山沟，山腰到处都住有人家。在靠近青龙渡的长堤后边，错落有致地住着近百户人家，是鳳凰坪居住最为集中的一个自然村庄，二狗们戏称这儿是鳳凰坪的“首都”。

距山道不远的村口，两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下，鹤立鸡群般地矗立着一个飞檐斗拱的新院落，门楼的墙面全部是瓷砖贴面，配有龙凤呈祥的彩色图案。门脑上“平为福”三个字，是用一块核桃木雕刻的匾额，金光闪闪，熠熠生辉。宽阔的院子里，不像其他农户那样杂乱无章，格外清爽格外整洁。大院坐西朝东，南北两头靠墙之处，种满各种草木花卉，农村常见的月季花和牡丹正是叶绿花红，满院飘香。院中央的葡萄藤撑起一片翠绿，刚刚挂絮的枝枝蔓蔓招引得成群蜜蜂盘旋飞舞，别有一番景致。葡萄架下摆放着山里人惯用的石桌石凳，是吃饭纳凉的好地方。院子西边是借着崖势砌旋的三孔窑洞，北边是一排瓦房，墙上挂满干辣椒、干豆角和金黄金黄的苞谷穗。整个院落宽敞幽雅，被人称为“柴家大院”——这就是村主任柴俊虎的新居。

柴俊虎原来住在山腰，只有三间旧瓦房和两孔窑洞。到了男大当婚的时候，老支书田根年大力周旋搭桥牵线，“金凤凰”落到了鳳凰坪。为了能娶到青龙川第一美女，柴俊虎和母亲使尽浑身解数，舅父姑父姨父们全都披挂上阵，尽其全力，为张凤仙买了一辆80型雅马哈摩托和一台29寸大彩电，并写下五年内另盖新房的保证书，终于风风光光地把张凤仙迎进了柴家大门。

提起柴俊虎，并非等闲之辈，在青龙川很是出名叫响。柴俊虎十二岁那年，在青龙渡当了一辈子艄公的父亲患上了食道癌，把家底掏空全部支付了医疗费，最后还是撒手西归了。留下孤儿寡母，恹恹惶惶苦度光阴。那年柴俊虎正上六年级，他聪颖好学，年年当班长，也是村里的孩子王。爹死后，他一改往日上树扒鸟窝，下河捞鱼虾和领头打群架的坏毛病，一有空就往家里跑，放牛喂鸡割猪草，啥活都干。手能生金，勤可致富，几年后，柴家彻底翻了身，囤里有存粮，银行有存款。柴俊虎上高中后，母亲积劳成疾，形容憔悴。柴俊虎不忍心让母亲再干累活，收秋打夏场里地里不干利索不回校。一心不能二用，柴俊虎高考只差三分而名落孙山，背着铺盖卷回到了鳳凰坪。村支书田根年慧眼识人，让柴俊虎到村委会当文书。当村干部的第二年，柴俊虎见义勇为，赤手空拳勇斗三名轮奸妇女的歹徒，身上多处受伤，上了电台登了报，随后就是入党提干。柴俊虎当了村主任后，两年干了三件足可流芳百世的大好事，一是引进耐旱抗虫不易倒伏的“小偃6号”小麦品种，当年平均亩产达到六百斤，是整个青龙川有史以来的最高产量，一举提升了整个青龙川的粮食结构。二

是把临近青龙渡的一座荒山整修成层层梯田,引进优良果树,建成了全县第一个百亩果园。三是用公款引进了一批“巨峰”葡萄苗,每户十株,严令保栽保活,两年以后,凤凰坪成了闻名遐迩的葡萄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年轻的村长在掌声和鲜花中,慢慢轻飘飘起来,用他手中的权力,为亲朋好友办了不少事。更为可悲的是他过于宠爱张凤仙,由着张凤仙的性儿来,张凤仙背着他干了许多违纪违反原则的事,他竟一无所知。去年冬季,柴俊虎顶不住张凤仙的枕头风,不顾母亲反对,硬着头皮实现了婚前诺言,东挪西借建造了被人称为“柴家大院”的新居。随之,举报信接二连三地飞到了乡上和县里有关领导的办公桌上,随后就是乡上和县里派来了工作组,再后来就是改选大会。

俊虎妈是个慈眉善眼的家庭妇女,满头华发,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说老也不老,还不满六十岁,但长年累月的操劳奔波,把她折磨成了一副衰老相,腰也弯了,背也驼了,走起路来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风风火火的一溜风了。面对活蹦乱跳的小孙孙,她常常是苦笑着摇头叹息,深感力不从心。

这些年,日子好过了,儿子也成了一村之长,按说该过几天舒心日子了,可俊虎妈自打搬进被人们称为“柴家大院”的新居以后,就一直感到忐忑不安,她觉得变化太快,快得令人不敢相信。俊虎妈明白自己的家底,盖这么气派的新房新院落,钱从哪来?张凤仙过门不久,就成了一家之主,掌了经济大权,一切都得听她的。自从小宝呱呱坠地后,张凤仙便成了家中的太上皇,动不动就使小性发脾气,根本就没把他母子俩往眼里放。唉,母以子贵,贵得无边无沿咧!

柴俊虎在妈面前是个孝子,在媳妇面前是个五好丈夫,对张凤仙的话是言听计从,百依百顺。俊虎妈担心儿子受媳妇的唆使,用了来路不明的钱,收了昧良心的礼,将来会跌跤。她背着张凤仙问了好多遍,柴俊虎总是笑嘻嘻地说:“妈您放心,啥事儿也没有。”近来,俊虎妈觉得眼皮直跳,提心吊胆地只怕出啥事,整天愁容满面,忧心忡忡。上午,张凤仙回娘家让二狗相亲去了,吃过午饭,俊虎说下午要开村民大会,让她在家里照看小宝,不要到会场去,她就觉得有些心悸,觉得眼皮跳得更厉害了。她坐卧不宁,魂不守舍地出出进进,小宝调皮捣蛋浑闹,她破天荒地打了小宝一巴掌。

村支书田根年那鼻音很重的话,从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中传遍四面八方,俊虎妈聚精会神地竖起耳朵,仔细地捕捉着村支书的每一句话。她听清了,村里是开选举会,她的心跳加速,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她,两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,滴在了小宝的脸上。小宝稚声稚气地说,奶奶不要哭,小宝的屁股不疼,一点儿也不疼,不信你摸摸。俊虎妈用手揩去满脸泪水,亲了亲天真活泼的小宝,心神不定地在院子里转着圈子,不时地朝大门口张望着,她想看看儿子进门后的神情,想着该说些什么安慰话。

虚掩着的大铁门“咣当”一声被踹开了，张凤仙凶神恶煞般地闯进来，连婆母和孩子瞧都不瞧一下，径直朝她和柴俊虎住的那孔窑走去。“哗啦”一声，葡萄架前的鸡食盆被她一脚踢出去好几米远，正在啄食的十多只鸡一哄而散，一只芦花鸡从张凤仙身边飞过，鸡食溅了她一头一脸。张凤仙勃然大怒，顺手拎起一根棍子，满院子追打着芦花鸡，踢翻了水桶，撞倒了自行车，正在树荫下打盹的小花狗不清不白地挨了一棍，夹着尾巴跑到大门外去了，真正是鸡飞狗跳。俊虎妈又是一阵心跳，怯怯地说：“凤仙，平白无故的，你这是干啥呀？”

张凤仙粗声倔气地说：“火都烧到屁股上咧，还平白无故呢！该死的芦花鸡，不好好下蛋，偏要学着公鸡叫鸣，真他妈的丧门星！”

俊虎妈怔了一下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：“唉，一只老母鸡能惹啥祸么。”

“啥祸？天塌地陷的祸！”张凤仙一屁股坐在平常吃饭用的石桌上，冲着婆母直嚷嚷：“你儿子官丢咧，撤职咧，这不是祸难道是福！”

“噢？不让他当村主任咧？他，他犯了啥法呀？”俊虎妈心头一紧，可怜巴巴地望着儿媳。

张凤仙没好气地说：“屁法，他娘的头发！还不是见老娘日子比他们强，眼红得滴血呢，全他妈一群红眼病，喂不熟的白眼狼！”

小宝被张凤仙的凶样儿吓得直哭，张凤仙扬着巴掌说：“哭！哭！你老子丢了官，以后有你哭的日子呢！”

随着一阵慢腾腾的脚步声，柴俊虎垂头丧气地走进门来。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英俊青年，一米七二的个头，身材适中，两条剑眉，一双虎目，英姿勃勃，不苟言笑的脸上愁云密布，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态。这次落选，是意料中的事，他早有预感。乡上和县上派人查了那么长时间，尽管老支书使尽浑身解数，千方百计为他活动，为他解脱，但有些明显的事，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是无法赖掉的。柴俊虎心中比谁都清楚，要不是看在他曾经见义勇为、拼死只身斗歹徒救人的分上，最轻也得给个留党察看的处分。虽然很多事是张凤仙背着他干的，可他也有失察和客观上的纵容之过。毕竟是同床共枕的恩爱夫妻，出了事让一个家庭妇女去背黑锅，还算是男子汉么？在接受调查期间，乡党委为他说情，县委书记王志辉法外施仁，让乡上找借口在凤凰坪搞改选，给了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，柴俊虎自然是感恩戴德了。

于是临时走马换将式的改选，匆忙间没有合适人选，几个匆匆物色的候选人，票数还没有柴俊虎得票多。尽管柴俊虎不是候选人，但很多村民还是投了他的票。反正是民主选举，选举是自己的权利，爱投谁投谁，天王老子都管不着。柴二狗和他那些气味相投的伙伴们搞恶作剧，有的在选票上填着拳王泰森，有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，还有人填写的是“结巴猎神”的猎犬“黑熊”和“花豹”。

乡长贾景堂和乡党委书记范孝勤商议了一下，决定村主任先由田根年兼任着，

等到明年换届选举时再另行选举。

村主任由支书兼任，旧人旧事，交接手续很简单，柴俊虎说他头疼，没精打采地出了村委会。一路上，他思前想后，心烦意乱，萦绕在心头的问题很多，目前有两道难关：一是今后怎么办？二是如何安抚张凤仙。柴俊虎心中明白，总是以凤凰坪第一夫人自居的张凤仙，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村小路短，还没容他想好对策，已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家门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张凤仙正在大发雷霆。柴俊虎喊了声妈，把小宝拉进怀中，苦笑着对张凤仙说：“你这是咋咧？孩子哭成这样也不管一下。”

张凤仙瞪了柴俊虎一眼：“管个屁！我连我都管不了咧，还管他呢！”俊虎妈看着儿子的神色，心中涌起一股疼子之情，低声下气地对儿媳说：“凤，你消消气，少说两句吧。”

张凤仙也斜着婆母说：“咋，嫌话多？嫌话多把我的嘴巴用针线缝住！”

柴俊虎讪讪地说：“凤仙，你，你这是啥态度么？”

张凤仙冷嘲热讽地说：“你态度好，咋让人家给撤职咧？”

柴俊虎像害牙疼似的吸了一口冷气，耐心地给妻子解释说：“体制改革么，全国都一样。不要说村主任，就是乡长、县长也要由群众选举……”

“选个屁！”张凤仙不容柴俊虎多说，冲着丈夫放开了连珠炮：“辛辛苦苦好几年，一日之间交了权，全县几百个村子，就偏偏把你给改选咧！”

一句话噎得柴俊虎半天喘不过气来，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，什么味都有。小宝睡着了，他把孩子放在母亲的炕上，用发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，狠狠地吸了几口，又坐在石凳上闷声不语，张凤仙还是不依不饶地说：“你犯啥法咧？做贼咧？劫道咧？啥特殊化呀，啥以权谋私呀，都是你那伙穷亲戚和你那帮狐群狗党干的好事！今天你来要庄基地，明天他来要救济，连生孩子也要找你这位村主任。就说修路吧，叫你不要逞能，你偏说要致富先修路，硬是让‘四人帮’那伙人趁机告黑状，说咱是胡乱摊派增加群众负担，还说咱是啥暗箱操作吃回扣呢！这下好咧，官丢咧，印交咧，看你还有啥能耐！”

生性憨厚的柴俊虎尽管事事都让着爱妻，平时从不粗声倔气的说话，啥事儿都是忍忍就过去了，可今天本来就心绪烦乱，被张凤仙一顿抢白，激得火苗子直往上蹿，忍不住要发火。他猛地抬起头来，望望怔怔的慈母，看看撒泼的娇妻，强忍心中火气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凤仙，说到以权谋私，我是有很多错误的。不说亲朋好友，就看看你自己吧，咋就那么爱逞强逞能呢？给你说过多少回咧，不要插手村上的任何事，可你就是不听，啥事都想管，惹得刘凤珍乱发牢骚，说咱们家是凤凰坪的土皇上。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张凤仙把茶杯摔在地上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大吵大叫着说：“扯

你妈的淡！你自己没能耐，让人家撵下台，冲着我要啥臭威风！走，咱到群众会上评理去！”

说着，一把揪住柴俊虎往门外拉。

俊虎妈看着儿子受屈，心里像猫挠狗抓似的，她惹不起也不敢惹儿媳，只好赔着笑脸，可怜巴巴地向儿媳说着好听的：“凤呀，常言说家和万事兴，你是个明白人么，不要和俊虎一般见识。他今几个心里不痛快，胡说八道的得罪了你，你忍忍气饶他一回，等他心中的火气消下去咧，妈让他给你赔情道歉。”

柴俊虎望着母亲那副憔悴的面孔和眼眶中的泪水，心里阵阵发酸。他心中十分清楚张凤仙在这个家中的位置，十分清楚张凤仙在众人心目中的价值。俗话说，没有梧桐树，难落金凤凰。这几年张凤仙之所以能安心和他过日子，还不是因为他当着村主任和家中经济条件比较好么？女人的虚荣心都很强，如今自己不当村长了，娇妻能不伤心么？咋能再火上浇油惹她生气呢。这么一想，柴俊虎顿觉冰消雪化，满心愧疚地冲着张凤仙一个劲儿地傻笑。

生性好强的张凤仙又一次降服了柴俊虎，心里的火气也就消了大半，她借坡下驴地问柴俊虎：“官丢咧，权交咧，以后咋办？”

柴俊虎苦笑着说：“咋办？咱有责任田，庄稼人除过种庄稼，还能干啥？”

张凤仙说：“种庄稼？哼，要种你自个儿种，反正我不下地，整天东山日头背到西山，累得屁打脚后跟，一斤小麦能卖几角钱！”

柴俊虎问：“那你说咋办？”

张凤仙冷冷一笑：“你爱咋办就咋办！我是嫁汉随汉，穿衣吃饭，我啥也不干，你就养活我一辈子吧！”

俊虎妈怕张凤仙又要脾气，急忙随声附和：“凤仙说的有道理，光有粮吃不行。如今政策这么宽，得想个挣钱的门道。”

柴俊虎怔了一下，心中涌起一阵浪花。凭着这些年的经历，在乡上县上结识了不少人，其中不乏掌握实权的人物，如果挨个去求，还愁寻不着发家致富的门道么？不当村主任就活不成了？柴俊虎刚要表态，心里突然就冷了，他是个很要强很要面子的人，低三下四求人施舍的话，他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的，只好苦笑着挠挠头皮说：“我从学校回来就当干部，种庄稼还凑合，搞生意连门也寻不着。”

俊虎妈提醒儿子说：“前几天田支书不是和你商量过么，说城里人爱吃鳖，一斤鳖卖一百多块呢，要不咱自己养鳖吧。”

村看村，户看户，村民看的是干部。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，就是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树面旗帜，做个榜样。农民是最讲现实的，就是致富也要让干部以身作则带个头。小家小户，谁愿意拿着血汗钱去打水漂？老支书田根年和村主任柴俊虎为了让群众脱贫致富，听广播，翻报纸，苦心孤诣地寻找能让群众脱贫致富的良方妙

计。田根年想来想去,想出了个立足当地实际养鳖养鱼的好路子,并搜集了不少有关资料。柴俊虎落马转行,搞养殖也是因祸得福。听母亲这么一提醒,柴俊虎点点头说:“行是行,就是鳖种很贵,鳖池也很费事,总共没有两万元不行。”

张凤仙说: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,医疗站有五千多块,家里也有几千,想法再借一些,当不了官就想发点财!”

柴俊虎摇摇头说:“医疗站的钱是公款,咋能随便挪用?”

张凤仙猛地站起来说:“屁!我就把公款挪用了,看谁敢把老娘活吞了!”说罢跨出大门扬长而去。

柴俊虎要去阻拦张凤仙,俊虎妈一把拉住儿子说:“虎娃,你千万再不要招惹她咧,还嫌不热闹是咋的?她愿意咋着就咋着,由着她的性儿吧,免得她浑吵浑闹,惹人笑话。”

柴俊虎有些发急地说:“妈,挪用公款是违法行为,你儿不当村主任,可还是党员么,公款是分文也动不得的。”

俊虎妈通情达理地说:“这理儿妈懂得,犯法的事啥时候都不能干,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么。妈明天去你舅家,让你舅寻些钱,过几天你就去西安,也顺便散散心。”

相亲之日

村支书田根年是个实在人，生得牛高马大，说话鼻音很重，三句话两个“吭”，很有特色，凤凰坪三百多户一千多口人，家家户户都留有他的足迹，人人都熟悉他那特殊的嗓音。柴二狗到处乱咋呼，说倪萍的嗓音也不如田支书的嗓音动听。

田根年小时候家境贫寒，凑合着小学毕了业，就随着父亲赶脚，去陕北延安一带搞长途贩运。父子俩两头大青骡，去时驮棉花，回来驮羊毛，一来回十多天，一个月跑两次，挣些血汗钱。赶脚是个苦差事，来回几百里路，全靠步子量，风吹雨淋日头晒，忍饥挨饿两头摸黑是家常便饭。晚上住店，骡子卸了驮，人还不能歇着，得照料着给骡子饮水，操心骡子的夜草。

从小赶过脚，百事都经过，十多年的奔波磨炼，把田根年炼成了一个阅历很丰富的大能人，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过，千奇百怪的事都经过，是凤凰坪唯一见过世面的半拉子秀才，算起账来干净利索，算盘打得脆巴响，大炼钢铁那年，被选拔到大队当会计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当了大队革委会主任，后来入了党。到了公社改成乡、大队改为村的时候，他又成了村民委员会主任。柴俊虎当了村主任，他成了村党支部书记。

年过花甲的田根年，连续当了三十多年村干部，柴俊虎是他看着长大的，在凤凰坪和周围几个村庄，能让他看上眼的年轻人不多，他对柴俊虎抱有厚望，甚至把凤凰坪的兴衰都和柴俊虎联系在一起。近几年来，柴俊虎在村主任的岗位上，充分展示了非凡的才能，使凤凰坪的面貌有了很大变化。就在县上派出的调查组进驻凤凰坪期间，柴俊虎还想方设法申请了一笔无息贷款，请交通局派技术人员实地勘察，设计了修路方案。青龙山是一座花果山，也是一座宝山，干鲜果品、各种药材以及飞禽走兽用之不尽，取之不竭，资源相当丰富，仅仅囿于交通条件所限，大批量的山货运不出去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。如能沿青龙山根儿修筑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，那么，不仅凤凰坪，整个青龙川的经济面貌就会彻底变样。可惜，修路工程刚刚开始，柴俊虎就落马了。痛惜之余，田根年盼望着一年半载之后，柴俊虎能东山再起，重新驾起凤凰坪这辆沉重的马车。吃过早饭，田根年破例没有去村委会，径直来到柴家大院，开门见山地问柴俊虎：“你要养鳖？”

老支书是个庄重稳厚的实在人，没有什么坏毛病，只有一个嗜好，就是吸烟，整天烟不离口。他不吸旱烟也很少吸香烟，一直吸他自己卷的纸烟，一有空就从口袋里摸出烟丝和纸片，得心应手地卷好一支烟，“哧”的一声划着一根火柴，闭上眼睛狠吸几口，浑身的乏困和烦恼，一下子全都跑到爪哇国去了。老婆和儿女受其感染，先后加入了“卷烟加工厂”，一有空就切烟丝裁纸片。女儿田春燕买了一大卷白粉纸，

整整齐齐地裁了满满一箱子小纸片，锲而不舍地改变了老爸那种随手撕一片废纸卷烟的不良习惯。凤凰坪的“第一夫人”张凤仙对谁都摆架子，唯独对老支书很尊敬，顺其自然也成了“田氏卷烟厂”的技术员，裁纸卷烟的速度比田根年还要熟稔。她给老支书让座沏茶，随手从柴俊虎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，放好烟丝，飞快地卷了一支烟递给田根年说：“俊虎不当村主任咧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听说养鱼养鳖能赚钱，我们想试试看。”

田根年从身上掏了一把水果糖，把小宝揽到怀中，亲了亲小宝说：“干啥事都要因地制宜，咱这儿水多阴湿，养鱼养鳖的条件再好不过咧。听贾乡长说，全县上档次的餐厅酒家有上百家，吃鳖肉喝鳖汤成了风气，鳖成了抢手货。没听人说过么，城里流传着这么几句顺口溜：猪牛羊肉扫下台，鱼鳖蛇蝎请上来，设席摆宴把客待，没有王八请不来。养鱼养鳖的确是本小利大的好事。”

俊虎妈笑道：“千年王八万年龟，吃了鳖肉能长寿。”

田根年也笑了：“其实，鳖是大补之物，如今的人都娇贵，谁不想延年益寿？我和俊虎早就算过账，养鱼养鳖当年投资，当年受益，第二年就能翻番，搞好了，每年少说也能赚两万多块。俊虎，啥时去西安？有困难么？”

柴俊虎习惯地挠着头皮，笑了笑没吭声，张凤仙说：“啥都准备好咧，就是还差几千块钱。”

田根年说：“钱的事好办，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，明天下午给你们送五千块钱。”

俊虎妈有些歉意：“咋能老麻烦你呢！”

田根年摆了摆手：“近邻近舍的，谁不用谁呀？就这么定咧，我去修路队看看，春山是爆破组的组长，那小子毛手毛脚的，真让人不放心。”

田根年从柴俊虎家出来，刚走到沟口，就见田二曼挎着一个大竹篮急匆匆迎面而来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根年哥，云杰大舅给云杰介绍了一个对象，今天来送照片，下午就搭车去陕北相亲，我正要去你家请你喝杯喜酒，你看正巧就给碰上咧。”

田根年笑道：“要当婆婆咧？怪不得这么高兴，这是喜事，我去山上看看就来。”

田二曼和田根年同姓不同宗，“文革”开始那年嫁给了猎手李三林，按照习俗，人们称她为三嫂、三婶什么的。牛贩子丁贵给儿子云杰说了一门亲事，今天要去陕北相亲，田二曼一大早就出来搞采购，烟、酒、肉、菜装了满满一篮子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川道人家的，三孔窑洞，一座平房，用石头垒起的院墙只有一米多高，墙头上铺了一圈石板。与众不同的是，院子东边像个果园，分别栽着两棵苹果树，两棵杏树，两棵梨树，两棵桃树和两棵李子树，株距、行距错落有致，十分对称，修剪得很齐整，都是刚刚挂果的青年树，这是田二曼的儿子李云杰的杰作。李云杰高中毕业后，在丁贵的辅导下，承包了村上的苹果园。柴俊虎见他爱学肯钻研，由村上出资送他到西北农学院进修了一年，学会了修剪嫁接和防治病虫害技术。他把自己

的院子当成了实验站，分别移栽、嫁接了各种果树，桃、李、杏嫁接一次成功，酸枣结大枣更是一绝，在全县是首创，小伙子也慢慢出名叫响了。李云杰事业有成，婚事不如意，二十四五了，还没订婚。儿子不急，田二曼等不及了，她和丁贵说好了，今天下午就进县城，明天一早乘车去陕北相亲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桩亲事说成，最迟年底就要结婚。

田二曼推开虚掩的大门，把沉甸甸的竹篮放在院中央的石桌上，冲着屋里喊道：“云杰，云杰，你出来一下，妈有话和你说。”一连喊了几遍，不见应声，她以为儿子又去了果园，嗔骂了一声，就里里外外地忙开了。

牛贩子丁贵中等个头，身体胖胖墩墩的很结实，圆圆的光脑瓜上一毛不拔，胖胖的脸上长着一双小而发亮的眼睛，一眨一个点子，人称“牛魔王”。丁贵伶牙俐齿，能说会道，精通牲畜交易之道，也颇谙兽医之术，低价买来的弱羸老牛，经他亲自调养一段时间，就很快膘肥体壮，牵到交易市场，准是抢手货。就是濒临死亡的病牛，也能被他调理得回光返照，欢欢实实地被拉进屠宰场，自然能卖个好价钱。

那年，丁贵去陕北贩牛，贪近路从杂草丛生的野狼沟走捷径，被三只饿狼围逼，眼看着要葬身狼口，幸亏李三林打猎途经此处，听到呼救声，拽着葛藤从崖头上荡过深涧，开枪吓跑了三只野狼。丁贵死里逃生，当下就趴在地上叩了几个响头，成了李三林的干兄弟。公社改乡、大队改村的那一年，李三林打猎误踩了地炮，死于非命，丁贵一手相帮着料理了李三林的后事，也算报了李三林的救命之恩。后来丁贵和田二曼结为干兄妹，两家相帮相衬，常来常往，成了一门正儿八经的亲戚。田二曼急于给儿子找对象，甚至含而不露地甩出了只有他们两人能听懂的潜台词，丁贵能不尽心尽力么？经过一番苦思冥想，丁贵又一次去了陕北，此一去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为凤凰坪两桩带有传奇色彩的婚姻喜剧，拉开了序幕。

离开镰割麦没有几天了，近午的太阳像团烈火，烤得人燥热难耐，十多里的山路，跑得丁贵气喘吁吁，浑身冒汗，他对着电风扇扇了一阵，才感觉到舒坦多了。田二曼迫不及待地丁贵手中接过一张彩照，只看了一眼，就忍不住啧啧称赞：“多俊的姑娘啊，人说陕北出美女，我看比凤仙还要漂亮。”

丁贵不无得意地说：“这就是陕北清涧县我那位朋友柳有山的女儿，叫柳翠香，高中毕业好几年咧，也喜欢养花养草搞嫁接，和咱云杰的爱好很相同。他们那儿山高入稀，翠香高不成低不就，一直没有找到婆家。”

田二曼忙问：“她多大咧？”

丁贵说：“和咱云杰同岁，我让人掐算过咧，生辰八字不犯克，身材相貌都是一流，你说得不错，是比张凤仙还要漂亮。咱云杰一米七六的个头，英俊潇洒，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就叫酷毙咧。柳翠香大约一米六二吧，我看各方面都般配。”

田二嫂瞟了丁贵一眼：“你说般配就般配？人家父女是啥态度？”

丁贵说：“他们全家都很满意，凭咱们的家道，凭云杰的才貌，再加上我老丁一张嘴，他们自然是求之不得呢。柳有山再三再四地反复叮咛，要云杰最近去陕北相亲。我敢担保，要是这桩亲事成不了，你把我的眼球摘下来当……”

田二曼不愿听丁贵发誓赌咒，摇摇手截住丁贵的话：“啥都不要说咧，我也觉得这是一门打上灯笼也难寻的好亲事。还是那句话，云杰的婚事办妥了，以后的啥事都好说。我请了田支书，让他过来陪你喝杯喜酒，下午你就和云杰进城吧！明天赶早去陕北。”

丁贵张了张嘴，把要说的话又咽回了肚里，他和田二曼有一种心知肚明却谁也无法开口的感情，十几年一直就这么若即若离地维持着。为了云杰的婚事，田二曼终于松口了，尽管是一种含而不露的潜台词，但丁贵全听明白了，他紧紧盯着浓眉大眼、风韵犹存的田二曼，浑身的血管都膨胀了，脑海里闪现着一种美好的憧憬。

开山修路的隆隆炮声，震得房屋微微摇晃。炮声响过，就到了吃中午饭的时辰了。李云杰每天几乎是踏着炮声进门，可今几个炮声已响过多时，云杰还是无踪无影。田支书也早该到了，他是个说一不二的人，不会不来的。眼看过了12点半，田二曼心中阵阵发急，她解下系在腰上的围裙对丁贵说：“凉菜热菜我都弄好咧，锅里炖着鸡，你给咱看着点，不要让鸡汤往外溢，我去找田支书和云杰。”

田二曼刚走近门道，被人们誉为“刘晓庆”的田春燕闯进来，险些和田二曼撞了个满怀。田春燕是田根年的女儿，是凤凰坪所有美女中的佼佼者，个头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。柳叶眉下一双杏眼，顾盼生辉。白里透红的瓜子脸一边一个酒窝，深深的圆圆的，映衬得整个人犹如出水芙蓉，格外娇媚。田春燕天生丽质，从不化妆也不穿艳丽衣裳，人们赞美田春燕，说田春燕身上披一条麻袋也好看。田春燕高中毕业两年了，在县城学了几个月的裁剪，计划在村上开个缝纫部。田二曼十分喜爱这个活泼开朗的俊姑娘，一直嚷嚷着要认春燕做干女儿。望着田春燕的慌张样儿，田二曼一把拉住田春燕的手，爱怜地说：“死丫头，看你变颜失色的，得是碰见劫道贼咧！”

田春燕噓了口气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三婶，我云杰哥他，他……”

田二曼心中“咯噔”了一下：“云杰咋咧？”

田春燕一见田二曼神色大变，心中更加慌乱，话难出口，急得眼泪都冒出来了，田二曼是急惊风遇见了慢郎中，连声催问出了什么事。丁贵闻声走出房间，一抬头便看见老支书走了进来，连忙打着招呼：“田支书，你咋来迟咧？让我们好等啊。”

田根年说：“是老丁啊，有好久没见咧，常念叨着你哩。”他和丁贵握了握手，转而对田二曼说：“三妹子，是这么回事，刚才春燕去工地给春山送饭，逞能一定要学着点炮，导火索滋滋啦啦地一冒火，她又心里发慌，让石头绊了一跤，越急越爬不起来，春山一急之下，拽着春燕就要往崖下跳。一对憨蛋么，五六十米高的悬崖，跳下去还能

有个好？正在危急关头，适逢云杰来找春山，他一把推倒春山和春燕，刚护住他兄妹俩，炮就响了，云杰的手被炸伤咧。”

田二曼心头一哆嗦，声音颤颤地问：“要，要紧么？”

田根年安慰田二曼：“不要紧，工地上有医生，给云杰包扎了一下，我已派人把他送到渡口去咧，并让二狗骑摩托到乡上去打电话，渡口那边有车接，云杰一过河就去县医院。你收拾一下，让春燕陪你去医院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田二曼略略松了一口气，给丁贵交了几句话，就和田春燕匆匆向渡口赶去。丁贵从老支书和他女儿的言谈举止中，已看出李云杰的伤势不会太轻，他见田二曼和田春燕走出了大门，忙问田根年：“田支书，云杰的伤到底咋样？”

田根年叹了口气，实话实说：“头上不要紧，让石头砸了个口子，已止住血咧。右手被砸得血肉模糊，伤势不轻。”

丁贵吸了口冷气，脱口说道：“这真是事不顺心运不通，出门就遇打头风，这桩亲事怕是说不成咧！”

田根年忙问：“老丁，你给云杰介绍的对象是啥地方的？”

丁贵说：“陕北清涧的，双方经过了解，都很满意，说定了今天下午我和云杰同去县城，明天一早乘车去陕北相亲，咋就发生了这事！”

田根年握住丁贵的手说：“老丁兄弟，实话对你说，云杰的右手怕是保不住咧，估计三两个月出不了院，这门亲事全靠你大力周旋，只要能成全云杰的婚事，女方有啥条件都可以答应。这件事不惜一切代价，你尽着力办，万二八千或者三万两万，花多花少开口，这件事就拜托你咧！”

素来稳健的老支书田根年，被飞来之灾弄乱了方寸，简明扼要地向丁贵交代了几句，便神情慌乱地向大门外走去。人称“十二能”的丁贵，望着老支书远去的背影，脑子里像开了锅似的，七十二个心眼一窍不通。云杰的婚事成功与否，和他的后半生有着直接关联，眼看着就要好事成双了，偏偏的节外生枝，祸从天降，一桩皆大欢喜的好事很可能泡汤。他苦笑一笑，忽然莫名其妙地第一回哼起了一曲旧情歌：

船在水上走呀嗨，
鱼在水里游呀嗨，
人在船上坐呀，
心在肚里揣哟，
我的心上人哎，
莫挠哥的心……

英雄救美

一轮红日从东山头冉冉升起，慢腾腾爬向正空，披着朝晖的青龙渡，已显得熙熙攘攘，赶渡的人们肩挑手提，络绎不绝地向渡口奔来。这儿通往县城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乘三轮车或拉运木料的卡车，沿乡村公路经青龙口出山，要多绕二十多公里路，再就是从青龙渡坐船过河，到对岸乘坐直接开往县城的公共汽车，既近又方便。青龙渡成了进山出山的必经之路，撑船摆渡的生意相当好，老艄公田有福兴致很高，整天乐乐呵呵的笑声不断，曲不离口。

农村实行联产责任承包制改变了以前那种“农家少闲日，五月人倍忙”的常规。在“人民公社好”的那个年代里，农民统称社员，男社员女社员集体出工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下地一窝蜂，回家一阵风，出勤不出力，人人磨洋工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反正一个劳动日只值三五角钱，吃不饱饿不死，图个人多热闹。男女社员没有一天清闲时间，有活没活都得出工，有事找生产队长请假，请假也是因人而异，有的人容易，有的人很难，其中的渠渠道道多着呢。林彪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一年，凤凰坪大队第三生产队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，令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，无论什么时候提起此事，都会发出一声非常复杂的叹息声。

三队有个女社员叫刘花阁，浓眉大眼，面容姣好，很惹人注目，她急着要回娘家看望生了重病的母亲，连续三次找队长柴明娃请假，柴队长总是推三阻四不开恩，那天上午下工后，刘花阁在半道上拦住了柴明娃，有些气恼地说：“队长，到底批不批我的假？”

柴明娃不冷不热地说：“你写个请假条，下午到队部来。”

队部设在一个无人住的空院里，两孔窑洞，一孔作为保管室，一孔作为办公室，每天晚上社员们来这儿记工分或者开会，白天就闲着，成了队长的休息室。吃过午饭，刘花阁拿着请假条来到队部，柴队长接过假条看了看：“我只有三天的审批权，你咋写了五天？”

刘花阁央告说：“我妈病了，我得侍候侍候老人，队长，你就开开恩吧！”

柴队长把请假条放在一边，目光紧紧盯着刘花阁那高高耸起的胸部，呼吸慢慢变粗了，脸上显出一丝淫笑。刘花阁心中“咯噔”了一下：“队长，你快给批一下吧，我今天下午就回娘家。”

柴队长笑道：“花阁，你坐到炕沿上，我和你说句话。”

刘花阁倚着门框没有动：“有啥话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”

柴队长走过去关上门，不由分说把刘花阁抱起来放到炕上，顺势把刘花阁压在